



悍匪到底是匪徒，还是英雄？
悍匪应当是仇人，还是情人？
抗日烽火已燃尽，
动人故事任说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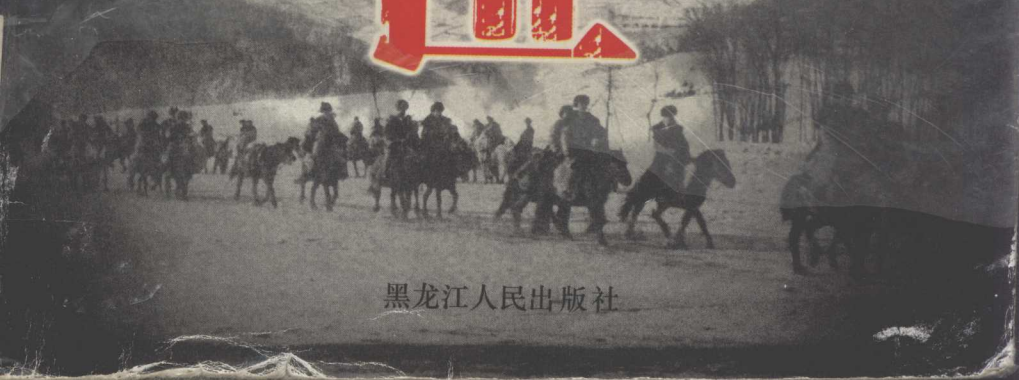
HANFEI

悍

H A N F E I

李连俊◎著

匪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悍

匪

李连俊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悍匪/李连俊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6

ISBN 7-207-05555-2

I. 悍…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1664 号

责任编辑: 朱佳新

装帧设计: 武晓强

悍 匪

HAN FEI

李连俊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hs@yeah.net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4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555-2/I·772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抗日民族英雄“老梯子”的传奇故事至今仍时常被辽西一带人民从过去的历史中拾起……

“老梯子”本名高鹏振，又名高德山。辽宁省黑山县朝北管子村人，青年时就读于新民县文会中学，后入奉天文登书院学习。因不堪官军欺压，投身绿林，匪号“老梯”。“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东北率先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组建“东北国民救国军”，自1931年起至1937年，高鹏振率部下与日军大小百余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满洲国警察史》记载：“东边道地带杨司令以下的红军诸匪团，三角地带的国生堂，滨江省中部及以北的赵尚志，锦州热河省方面的兰天林、老梯子为满洲国肃整对象”日伪官方把老梯子与杨靖宇、赵尚志同时列入肃整对象。可见高鹏振和他的队伍在东北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因他曾当过土匪，其赫赫战绩只能在民间传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终于被确定为抗日民族英雄，列入《辽宁英烈》。

这部小说就是在现代语境下对这一段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重新开采，并敷衍出一系列爱恨情仇的悲壮而又缠绵的动人情节，复活一幅当午的辽西抗日烽烟图。

“老梯”为匪，除暴安良。为了给贫苦农民复仇，仗义砸开大侯集“响窑”，作恶多端的侯家几十口人在抵抗中被杀，唯有侯家女儿侯然可侥幸逃生。不料，一心报仇的侯然可又被骗卖，沦为妓女。与此同时，与追剿官军作战的“老梯”身负重伤，潜入沈阳“盛京施”医院疗伤。住院期间，正逢“九·一八”事变，“老梯”听说侯家女儿侯然可的遭遇深感愧疚，决定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救出侯然可。

而侯然可在不知“老梯”的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与“老梯”一见钟情,决心追随“老梯”抗日杀敌。

“老梯”赎出侯然可回到新民后,立即召集旧部组建国民抗日救国军,而这时侯然可才知道救她脱离苦难的恩人、情人,正是她的仇人,于是,策划杀“老梯”复仇。在她设计捉住“老梯”时,又被“老梯”抗日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决定暂时放弃个人恩怨,共同对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又化仇为友,感情进一步升华。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救国军处境艰难。“老梯”以假降渡过难关,与坚决抗日的侯然可发生误会,侯然可赌气与“老梯”部下的双盛结婚。“老梯”诈降成功,骗取日军大量军火,侯然可追悔莫及,但二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却更为深厚。

“老梯”率救国军转战辽西。1937年,屡屡重创日军,被日伪军称为辽西悍匪,悬赏追剿。“老梯”负伤,养伤时被叛徒双盛杀害。当侯然可知道自己的丈夫双盛杀害“老梯”后,大义灭亲,与“老梯”的旧友联手处死叛徒。

此书资料性与文学性并重,一册在手,即可走近匪患世界,又可重睹辽西风物风情……

第一章

老梯把攻打大侯集“响窑”^①的时间定在农历八月十五日。

这天的月亮似乎与太阳轮值，太阳刚落它就见亮。并且很快就堂皇地悬上中天，大放光明。

柳河套里，月白风清，岸边景物影影绰绰。进入枯水季节的河水浅吟低唱，摇曳着满河月色，水中天也随它一起荡漾。老梯仰首看天，秋水共长天一色。他的黑斗篷在身后飘摆有声，似旗帜在风中幡动的声响。坐下的“菊花骢”一声长嘶，满河套里都是回声。那时，老梯回顾左右，说：“过河！”于是，一百八十多人的凶悍马队踏得满河碎玉纷飞，散金万点，眨眼间窜入对岸的柳林中去了。

一行大雁往南飞，纤尘不染的天空上移动着一个好大的人字。

水边只剩下一匹瘦马和骑在瘦马上的老头儿。青夹袄上，补丁叠着补丁，毡帽子缺边少沿。他双手颤颤抖抖地扳着马鞍，循着马队的声音走。走着走着，突然发一声喊：“我死，我死了吧！”

已窜入柳林的马队里，猛然趯回一匹大黑马来。马上的小伙子威风凛凛，用马鞭一指，沉着声音喝道：“老单头儿，你找死是不是？我早晚把你当肉票撕了，跟上！”

“嗨！双盛兄弟，你跟大当家的说说，就别去啦！”

双盛的大黑马甩头耷尾，弹蹄喷鼻，在瘦马的周围焦躁地踢踏。双盛又用马鞭一指，喝道：“老单头儿，事儿是你挑起的，仇是

①响窑：有枪的人家。

2 悍匪

为你报，你还想秃撸套子不成？”

“我，嗨！双盛兄弟，我是为弟兄们着想，为我的事，已经死伤了十几位弟兄，听说侯家又添了不少家巴式儿，这次再……”

“你说点儿吉利话！”双盛一提马缰，“大当家的有令，你再磨磨唧唧，我就‘喷’^①了你！”双盛抡起马鞭抽在瘦马的屁股上，喝道：“快走！”

“嗨！”

林子越来越密，马队悄悄地在树缝间穿行。

这一场子又要死多少人？老单头战战兢兢，眼睛离离花花，看不清是树还是树影。树和树影一样，被月光泡得浓浓淡淡，迷迷离离，只听得马蹄踏着枯叶蒿草哗哗啦啦地响。于是，老单头就不看，任那瘦马驮着走。

月光下，无边无际的林子恍若梦境。远远望见一道鱼脊似的漫岭，辘子开始劈岔儿。一大半人马随着炮头王凤武向正南方向插去，又一拨人马跟着双盛向北，绕过鱼脊岭，直奔河神庙。老单头看见老梯身边只剩下二十多人，听老梯说下马，他也随着众人从马上下来了。

张老疙瘩凑到近前，嘻笑着问道：“老单头儿，带家伙没有？”

“嗨，我哪来的家伙？就掖把菜刀。”

张老疙瘩说：“行，也行，你千万记住，抓住侯然文，说啥也得把他的鸡巴割下来！”

老单头弄不清张老疙瘩说的是正经话还是拿他开涮，这些胡子说话里翘外斜，老单头还不太适应，就一律认真对待，说：“要是真抓住，我把他剁成肉泥！”

①喷：枪毙。

事情的确是老单头引起的。

老单头家住老墩台，离大侯集十几里路。台子是烽火台，古人用来报警的军事设施。说是里面备有狼粪，遇有紧急军情，即行点燃。只能用狼粪，其它燃料的烟见风使舵，见风就散。而狼粪的烟则比较耿直，扶摇直上，不至误了军情。当然，1929年时，守台军人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只留下荒草萋萋的台，守望着它周围的林子和土地。

老单头的几亩地就离这台子不远。

铲头遍地时下了场透雨，草苗齐长，不抓紧铲就耨荒了。老单头很活计，他和他儿子不歇晌不回家，午饭由儿媳送到地里。

这是一个撩人的季节。暖日熏风把人把所有生物的情欲胀满。一向随心所欲的侯然文，这天又被过量的酒精怂恿，远远看见老单头的儿媳娉娉婷婷地从小路上走来，情欲立即蓬蓬勃勃，催马进前。跟在他身后的炮手说：“少当家的，你这是何苦，回家什么事办不了。”侯然文说：“不行，在家和野地里是他妈两回事，你一边去！”

老单头和他儿子铲地正铲到地当间儿，他儿子说：“爸，你听，树林那边是不是桂花在叫？”老单头铲地专喜听锄板铲掉杂草时的嚓嚓声，往往很投入很专注，像乐手听自己弹奏的乐曲一样。这时就把听觉延伸到儿子说的事上去了，说：“是，快去看看！”

地头是片蓊蓊郁郁的林子，林子的那一面是一条道。老单头的儿子耳聪目明，没有任何生理缺陷，拎着锄头跑进树林的时候，一目了然。侯然文正在他女人的身上疯狂地进行。装水的瓦罐碎

4 悍匪

了，提给他和父亲的水浇灌了身下的花草。饭筐滚在一旁，蚂蚁们欣喜异常地瓜分着撒落在地上的饭菜，扛着饭粒匆匆奔走。老单头的儿子想大喊一声却没喊出声来，抡起锄头劈头盖脑地要往下砸。其实，只是刚刚举起而已。

老单头听见一声枪响，远远看见儿子仰面朝天地倒下，身子往上抬了几抬，腿一伸就和他永别了。

枪是侯家炮手打的。炮手后来说他来不及了，如果那锄头砸下去的话，少东家肯定脑浆崩裂。他是救了少东家的命。

侯然文正在愉快的时刻，听到枪响，魂飞魄散。以为自己作了花下鬼。睁眼看时，倒下的是那个准备打他的男人。他慌忙爬起来，一面埋怨炮手冒失，一面收拾自己的“惹祸根苗”。至于给他幸福的那个女人他是连看也不敢再看，跑过去就要上马。炮手说：“少东家，你这么走日后可不好交待。”侯然文说：“你说咋整？”炮手说：“留下人证后患无穷，少东家你的死期也不远了。”

侯然文倏然醒悟，冷汗淋漓，拔出枪来，对准哭喊着爬向丈夫的女人。

老单头吓得腿软筋酥，磕磕绊绊地跑来，又听到一声枪响，腿一栽跌到在地。待他爬起来的时候，侯然文和炮手已经扬长而去。

侯然文的父亲侯域亨，外号儿侯大烟袋，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绅士，有钱有势有人缘。他对儿子的行为不端气得咬牙切齿，但毕竟还是儿子。人命关天，侯域亨不惜重金，娴熟地演绎了一遍贿赂公行的故事。老单头卖房子卖地打官司，把一个接近小康水平的日子折腾得一穷二白，老伴儿也一股火驾鹤西行。

老单头家破人亡，得到的却只是一纸“查无实据”的批文。

想不出别的办法，老单头客想到找老梯，这场惨剧的序幕自此悄悄地拉开。

寻找老梯的工作相当艰苦。但老单头经过一年多的磨练，已是疯疯癫癫，生死不惧。老梯绺子忽东忽西，说来，像一阵狂风潮一溜胡同；说走，影儿无踪。老单头走投无路，气得骂天骂地骂老梯。说老梯你他妈算什么英雄人物！我他妈让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你怎么就不打抱不平呢？老天爷不长眼，你也是个不长眼的东西！这天，他一路走一路骂，骂完，解下腰间麻绳，要做个死后报仇的吊死鬼。他把麻绳搭在树桠上，思前想后，悲壮地把脑袋伸进绳套里……

“老东西，骂完人就想死？跟我们走！”

老单头刚刚体验到上吊的快感，后腰就被人抱住，两个小伙子把他从树上卸下来，嘴里骂骂咧咧。

老单头被蒙住双眼，也不知走出多远到了什么地方，感觉是走进一间屋子。只听那个带他来的人说：“大当家的，这老家伙一路走一路骂。”老梯问：“他骂谁？”那人说：“骂你呗！让我们哥俩给带来了。”

“骂我？他骂我什么？”

老单头心里欢天喜地，但又觉得这幸福来得过于突然，舍生忘死地问道：“你是真老梯还是假老梯？”老梯说：“把他的挡眼儿^①摘了，让他看看是真是假！”

老单头被摘下挡眼的黑布，眼睛有点离花。他这时已是胆大包天，近前打量站在他眼前的这个人。

老梯一身蓝制服，腰扎武装带，脚下是一双黑马靴。个头儿不算高，却生得挺拔英武。看脸色像个白净面皮的教员，剑眉朗目却

①挡眼：蒙在眼睛上的黑布。

6 悍匪

不怒自威。老单头一拍大腿喊道：“哈！你是真的！”老梯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真的呢？见过我吗？”

“嗨，就你这神头儿，不用说穿啥戴啥，往那一戳，就是个大英雄。别人，他修个十年八载也装不出来。”

老梯脸色一沉，说：“来虎，把秧子房掌柜给我叫来！”

来虎是个小不点儿，说：“干啥？”

“先把他的舌头割下来，省得他满嘴喷‘星子’！”

老单头说：“你可别吓唬我，老天爷开眼让我找到你，先给你磕个头吧！”

“找我干啥？”老梯把手往上一抬没让他跪，说，“报官？请赏？还是‘挂注儿’？”^①

“大当家的，都说你是个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我被人家整得家破人亡，求你给我做主啊！”老单头说着扑通跪倒。老梯忙把他拽起来，说：“别给我戴高帽子，我烦这套，有事你说吧！”

开始，老梯没想打响窑，只派两个“棚头”^②去绑侯然文的票。意思是先榨出侯家的钱，然后处置侯然文，让侯大烟袋人财两空。侯然文吃喝嫖赌不成人，却有一身家传武艺，枪马拳脚都够优秀。结果没绑着票，派去的两个“棚头”都以身殉职。老单头哭道：“我这仇是报不了了……”老梯无法无天地一拍桌子：“传令，全队站‘条子’！”^③

百十人马忽忽拉拉在大门外站成队型，一人一马一杆枪，打呀吗打豺狼。站得不算整齐，气焰却足够嚣张。听说打响窑人马都长了精神。夜幕中战马踢踏嘶叫，人与刀枪家伙磕碰叮当一阵乱响。总催^④赵成友喊了声：“上溜子！”马队上了大道就抻开了。

①挂注：入伙儿。

③站条子：站队。

②棚头：土匪中的小头目。

④总催：总指挥。

辽远的旷野里拉起一道苍凉的风景。

那时，老梯一时鲁莽，以为侯家不过是个土财主，可以一鼓荡平。其实侯域亭绝不一般。据说他爷爷、父亲和叔叔是直隶一带的巨匪，劫财无数逃到关东避风。初时装穷，给人家打工、做月，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盖两间马架子藏身。十里八村都说侯家哥俩好，吃苦耐劳会过日子。后来就翻盖房子，从关里接来媳妇。再后来，在街上购置田产，开杂货铺，开当铺。几年功夫，侯家大院就威风凛凛气象恢宏了。在此之前，侯家屯不过几十户人家，经他这么一开发就兴旺起来，大侯屯变成大侯集。那时关东土匪多如牛毛，侯家却再不为匪，只把家传本事用来防匪。侯域亭四个儿子，只有侯然文是个浪荡子。老二侯然武东北讲武堂毕业之后，在东北军任职。老三侯然忠经营商务，老四侯然国料理农桑，一个女儿侯然可在县城崇实女中读书。这一家子人无不精熟枪马，是侯域亭的老伴和两个后娶的小老婆也都能操家伙。短的大镜面、勃朗宁、七星子、六轮子；长的三八式、老套筒、水连珠、老母猪炮，都预备的齐齐全全。又有雇佣的七八个炮手，跟老梯结下“梁子”^①以来，四个大炮台上，每到夜晚都点上玻璃罩灯，更夫彻夜地响着梆子……

老梯不知厉害，催马来伐。

马队聚集到侯家大院后身的鱼脊岭上。这里古树遮天蔽日，合抱粗的大树一棵挨着一棵，树密的地方，树空间猪狗难行。林中白天云遮雾罩，无风自啸，夜里岗上虎啸狼林，阴气迷漫。已是午夜时分，一眉新月早已沉入远天的薄云之中，夜色清幽，旷野和林中又渐渐地生出些白雾，鱼脊岭上朦朦胧胧。此时，呼地刮起一股阴风，风起云涌，惊起树上的老鸦。“哇！”地一声，一只惊起，众鸦齐鸣。众人仰头去看，这参天大树之中，又有一棵高出一头的大

①梁子：仇恨。

8 悍匪

树，像一把巨伞直插云天。树上结满“黑甜甜”似的老鸦窝。众鸦倾巢出动，天空似起了一片黑云，盘旋着罩在头顶。灰白的青绿的老鸦屎漫天飘落，防不胜防。当时老鸦屎惹恼了二当家的赵长友，勒马大喊：“大哥，黑老鸦给侯大烟袋‘放笼’（报信），赶紧压上去吧！”老梯也被老鸦扰得心烦气躁，说：“压，压上去！”

“弟兄们，压上去！”赵长友不等上线员^①双盛出马，当先冲出。身后的大队人马窜出树林，在鱼脊岭和大侯集之间的野地里奔腾出一股强大的气势，潮水般压向大侯集。

熟睡的大侯集惊醒之后又被吓呆。有几家亮起灯光赶紧吹灭，狺狺的狗叫声戛然而止。只有侯家大院挑在大墙上的玻璃罩子灯无动于衷，不动声色。

一般土匪打比较大的响窑，事先都由“插签”^②的码好“盘子”，或是收买窑里的人，称作“内盘”。老梯的绉子局红管亮，以他的实力“踢卡拉”（打民窑）只要“封枪眼”、“翻墙头”这些手段也就足够了。但这天，惊动鱼脊岭上的老鸦，侯家大院的炮台上早就递出枪口。一声枪响，赵长友还没靠近墙边就一头栽下马来。弟兄们呐喊奔突，蜂拥而上。数百条枪一齐开火，但打在炮台上只能打出团团白烟，侯家的枪却不慌不忙，沉着老到，枪枪见血。老梯的弟兄们纷纷落马。

老梯知是撞了硬墙，传令“顺水”，“挑回头线”^③。

他的匪兄匪弟们都打疯了，三令五申才撤出大侯集。

老梯卷土重来。

卷土重来的老梯站在一个土岗上，遥望鱼脊岭，神情肃穆。似

①上线员：打仗时的领头人。

③挑回头线：撤退。

②插签：寻找目标的人。

沉思似遐思冥想，似焦虑焦灼似怅惘感然，用所有残存的记忆都无法状摹匪首老梯当时的情态。老单头瞄着他的脸色竟觉得鼻子酸，在老梯辮子里没过坎子“拜香”，老梯也没把他当外人看。老梯又被迷离的月光扰乱的心头顿时出现了老梯祭奠赵长友和死难弟兄们的情景。

阵雨初歇，团团黑云在树梢头浮游。老梯率领全辮弟兄跪倒在众位死难弟兄灵前，焚香发誓：

“江湖奔班，人老归天，长友兄弟和各位走了的兄弟，大伙来送你们……我老梯对你们发誓，不灭他侯家满门，为兄弟们报仇，天打雷殛，让弟兄们‘插’了我！”

老营的树林里，香雾漫漫，阴风惨惨，全辮弟兄血灌瞳仁，吼声震天动地。老梯说：“百日之内，必报此仇！”今天正好是百日了。他在想什么？

撤出大侯集后，老梯留下两名“压水”的弟兄，想了各种“插签”的办法，都被侯大烟袋一一化解。

侯大烟袋深谙绿林手段，两名弟兄又险些着了了他的道儿。

弟兄们都嚷着与侯家决一死战，老梯说：“不可不可，我料他们和县城的官‘跳蚤’^①已经串通一气，只能智取。”

“压水”^②回来的弟兄说：“大当家说的一点没错，魏县台和警察局长都去过侯家，给侯家添了两挺‘碎咀子’^③，侯家又把‘老马三营’、河防营、警察队的头儿脑儿请去，要联合剿匪。”

老梯不住地冷笑，马靴子在屋地上一走一个响儿地走，说：“我就知道他会来这一套，这能救他的命吗？”来虎说：“干爹，俺有办法！”老梯笑说：“你他妈的豁牙子还没长齐呢，有什么办法？”来虎

①官跳蚤：官军。 ③碎咀子：机枪。

②压水：最后撤回的人。

说：“侯家大院的西面不是个油坊吗？都是他家的，大院进不去，油房还进不去吗？俺跟卖豆子的大车进去，藏在那院里，半夜就给他放‘亮子’^①，你们在外边打，俺保证成功！”老梯哈哈大笑，说：“好小子，果然是个‘接灵子’（别人说啥他领会快），就这么干！”接替赵长友当了总催的双盛说：“大哥，来虎还是个孩子，万一‘掉脚子’^②，可就误大事了。”老梯说：“这事，成就成在他是个孩子上了。”

现在，来虎已经藏在侯家西院的油坊里。

老单头心里着急，但看不出老梯着急。老单头发现老梯凄凄然的样子，心头突然一寒，一下子就想到许许多多的事情。眼看就要杀人放火，眼看就要报仇雪恨，他这是怎么了？是想到赵长友和他那些死难的弟兄？是想到他的老父亲老母亲和老婆孩子吗？这天是八月十五，团圆节。老单头知道老梯是念过洋书的人，家里有父母亲和老婆孩子。想到这里的时候，老单头心里就有一股酸溜溜的东西往上涌，几乎潸然泪下。如果这次再打不进去，他也不想活了，他欠老梯的太多了。

老单头永远也无法理解老梯。就是几十年后我们把老梯的全部资料综合起来分析，也很难判断他当时想的是什么。如果不避强做解人之嫌的话，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推测：老梯当时进行的是对人，对人生的思索。因为，他的智商与学历使他不可能与其他土匪一样作践自己的人生。他的叱咤风云的豪气和说一不二的霸气只是他追求自由不甘平庸维护人格尊严的一种外现，无法无天杀人越货产生的快感和刺激只能使他产生更深刻的痛苦。正是这种对人生的思索与他几牢底的一系列惊人选择互为因果。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不在的在者，几十年后的我们仍然津津乐道他的故事，依然

①放亮子：放火。

②掉脚子：被人抓住。

感到心灵的振颤，正是因为他一面在痛苦，一面在等待。

浓郁的月光已变得稀淡苍白。落叶纷飞，沙沙作响。弟兄们或坐或卧，有的抽烟有的喊喊喳喳地吹嘘自己。老单头单独靠一棵大树蜷坐一团，想认真思考些什么又不知道想什么，听觉就选择了蚰蚰儿和战马啃树吃草的声响。

“起风了！”张老疙瘩正把一泡热尿吡向树根，被冷风吹得冰凉，说：“大当家的，怎么还没动静？我带几个人摸上去吧！”老梯说：“不急，来虎是等候家人‘搪桥’^①呢！”

风还是鱼脊岭首先感知，又像是从它那里开始。望天吼似的树林山呼海啸，风从云雾绰绰的树梢上卷来，冷森森地穿肌透骨。这一带的树林摇曳出无数鬼魅一样的影子。头顶上的天空被招摇的树枝摆弄得支离破碎，脚下的树叶翩然起舞。老梯掏出金壳怀表，已是凌晨一点，四更天左右，就说：“传令，上马！”

老梯对这次行动已有十足把握，只要来虎不回来，又听不到枪响就证明是得手了。

风越见紧峭，突然又是一声老鸦叫。随后，“哇哇”的叫声响彻云天。众人心惊，老梯说：“它们预先闻到侯家大院的血腥味儿了。”

战马似知道厮杀在即，仰起头，削竹耳朵一转一转，一齐都转向侯家大院，一动不动。果然，火光在侯家大院燃起，越来越亮。火苗一蹿一蹿地跳跃，隐隐约约传来人们的呼喊。

土匪们的目光一齐转向老梯，老梯勒马不动。

又一处火光燃起，随后是几声枪响，老梯说：“上溜子，压上去！”一踹马蹬，坐下的“菊花骢”一声嘶鸣，二十多人的马队呼地一

①搪桥：睡觉。

声，几乎一齐冲出。眨眼间散跑的黑影又形成一溜长队，像一串影子在野地里旋转飘飞。

老单头的瘦马跟在后面。眼见老梯的黑斗篷似巨鹰展翅，带着马队，一拐就拐向大侯集街里去了。那时，老单头就想到老梯的真名字，高鹏振。鹏是什么？不就是比鹰大的鹰吗？他听过《西游记》里金翅大鹏鸟的故事，这阵势把他突突乱颤的惊恐也张扬出几分豪壮。

“驾！”他连踹带打，打得瘦马恼羞成怒，抱起骡子。事实上，瘦马也使尽了全力，但它就是这个水平，有什么办法呢？

二

侯家油坊里的大火似一条巨龙蹿到半空，摇头晃脑，忽忽隆隆，噼噼啪啪，把半个大侯集照得亮如白昼。油坊的伙计们惊醒了，几十人吵吵嚷嚷奔出屋门救火。

侯大烟袋夜里睡觉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时跳下炕来，暴跳如雷：“他妈拉个巴子，这是咋回事儿？这是咋回事！”一面叫嚷，一面跌跌撞撞往西院跑。打开西院门，侯家人和伙计们忽忽拉拉从西院挤过来，大呼小叫：“救火……救火……”

来虎坐着青山拉黄豆的大车混进侯家油坊。青山和“野狼”、“二李”、“二里半”都是老梯手下有名的炮手。他把大车赶进院里，来虎给他递了个眼色，说：“俺上茅房！”跳下车，一溜烟似地跑了。

其实，没有人注意一个孩子。

来虎跑到茅房，见四下无人，又看中院里的一处柴禾垛，他钻进柴禾垛里，听见青山赶车回去，很悠闲地睡了一觉。天黑时却睡